LIBRARY
OCT 28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463
Z6K83
v.14

[redacted]

四書一貫講

同里陸稼書 陸蒿菴 兩先生鑒定

孟子　朱熹集註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孟子卷之五上

當湖顧天健惕齋著

此章發明大舜怨慕之心見其爲大孝蓋以怨慕二字作主怨是慕之極處慕是怨所從來蓋慕不得則憂憂不解則怨其大旨只在惟順父母二句次節辨其怨己而不怨親三四節極言怨慕之誠末節則即其慕之專而贊其爲大孝講怨慕句勿露註怨己二字得下萬章之問非爾所知只重舜心難測上不若是恝正慕之不容自已處共子職而已見得別無他法于我何哉必于無法中求法正言怨慕之至處帝使節承上節而推進一步以言之先叙其實事下節四段緊承此節以推其心事如窮人句只形容其憂下節遂極言其憂之別無可解以發明所以如窮人意人少數句只是形容出舜之終身慕不可煞講而尤重慕父母一句此是良心下三慕因時遞遷是人心熱中只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恝無愁之貌於我何哉

爲功名富貴不是移孝作忠五十而慕是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言五十已該終身諸境歷盡更有何物可動大孝句泛言五十下方指舜言此節言慕不言怨慕心卽怨心也凡爲人子皆當盡孝而孝之大者不可多得于古惟舜可稱大孝其大不在尊養只在心之獨異于人昔孟子嘗與萬章論之矣萬章問曰嘗聞舜耕歷山以事親時每往于田便號泣而呼旻天不識舜于父母之閒何所爲而號泣也孟子曰人情有所抑鬱未遂則怨有所懷念不忘則慕慕之深則迫而爲怨怨之切則至于呼天此孝子之至情舜當日不得乎親怨慕之切是以呼天號泣以明其不得已之心也萬章不悟孟子怨慕之言疑是怨親故問曰聞之爲子者父母愛之則喜而不忘父母惡之雖勞而不怨怨則非孝舜孝子也宜無此心矣而夫子以號泣之心爲怨慕然則舜也而亦怨親其何以爲孝乎孟子曰舜之怨非怨

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親也另有深意存焉矣觀公明高之言而可見昔長息問于公明高曰舜往于田為躬耕以養親則我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其何心也公明高曰是號泣者乃聖人至孝所在惟有識者知之爾等識淺非所能即知也夫公明高雖不言而吾為推其意蓋以為人子當得乎親使不得乎親而漠然不動念是恝矣豈孝子乎夫舜孝子也孝子之心必不若是之恝然而無愁其不敢恝之心若曰我欲盡人子養親之職但知竭力耕田以供之此外別無他法可盡職然使我子職而克盡父母宜喜懽而愛我矣今則終不我愛必我之供職尚多未竭盡處而得罪于父母耳但不知于我未盡職處是為何罪以致此哉自有罪而自不能知何不為天佑而賦性昏愚若此耶舜心負罪引慝而不能恝如此雖欲不呼天而怨得乎公明高不言之意實有至深焉者故曰非爾所知也即此可以知舜怨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
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
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
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
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
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
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
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
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
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

慕之故矣且夫舜之怨慕豈特躬耕歷山之時爲然哉雖處可
樂之時亦然也當四岳咸薦之初帝堯使其子九男事之于外
以觀其駕馭之能二女妻之于內以觀其刑于之化凡百官有
司之使令牛羊倉廪之供奉莫不備具以事舜于畎畝中而來
之人是天下之士翕然向慕多歸附而就之者一年成聚二年
成邑三年成都爲帝見其德盛人歸將相視一可遷與天下之
人以爲莫過于舜而欲遷之焉此可謂極其遇之隆矣常情于
此宜何如其樂者縱有可憂之境亦且付之度外矣而舜只爲
不順于父母不見其樂但見其憂就如窮困之人喪其室家無
所依歸棲棲皇皇哀痛迫切之甚也人情有所爲而憂必有物
焉可以解之舜之憂如此豈遂無以解之乎吾思合天下之士
悅之人情之所甚欲也舜既得之宜可解其不順父母之憂矣
而竟絶無動念于士歸不足以解美好之色人情之所甚欲舜

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眞知舜之心哉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

妻帝之二女似可解其不順父母之憂矣而亦絶無動念于好色不足以解富厚人情之所共欲舜將富有天下之大宜可解其不順父母之憂矣而亦絶不動念于富不足以解貴顯人情之所共欲舜將貴爲天子之尊似可解其不順父母之憂矣而亦絶無動念于貴不足以解夫人世之所以解憂者極之人悅之好色富貴數者一併俱至以視僅得一件者大相遠矣而舜終無足以解其憂者然則必何如而後可以解之惟有順于父母而已舜之憂以不順父母而結故必以能順而解其親不順父母爲天下莫大之罪故雖有四者之可欲而不解其親順父母爲人生莫大之樂故雖無四者之可欲而亦解設一日者不特得親之歡而且諭親于道則陶陶遂遂無復有憂矣若一日不順則一日不解此所以如窮人無所歸耳舜怨慕之誠一如此豈可求之人情之內哉常人惟少之時天性之良未雕未琢

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爲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爲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則依依孺慕惟知父母猶存虞帝之心自是而後物感一乘遂至遞遷矣當其知好色則移慕父母之心而慕少艾及有妻子則移慕父母之心而慕妻子一出而仕則移慕父母之心而慕君不得于君則躁急熱中不能自抑人情隨時變遷如此其孰有慕之終身而不變者乎此所以鮮能盡孝卽有存心于孝者其爲孝亦小矣若夫極盡孝之分量而大之至者則其慕也不爲物欲所遷而常專一于父母見少艾而如故有妻子而如故仕君不得而亦如故始終其身不失赤子之心者也彼年至五十而猶慕父母者千古有何人乎惟于大舜見之矣舜至五十徵庸則其五十以前諸境巳歷盡尚有何境足以閒之謂之終身慕誠哉其終身也如是之慕謂之大孝洵乎其大孝矣而子疑爲怨親不亦將爲公明高所竊笑也哉孟子曉萬章如此人可以舜之慕爲法矣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懟讎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

此章言聖人遭父母之變則處之以權遭兄弟之變則仍處之以誠權與經合誠與明合所以爲人倫之至告則不得娶句正明不告之故下數句言不娶之不可懟父母即在廢倫內講看以字可見帝不告帶言之不並重象憂二句不但見愛弟之情亦見聖人化境全不着意處略重喜一邊觀下節可見天下父子兄弟之遭有常有變而處之合常變得宜者惟聖人能盡人倫之至故雖處變而不失其常觀之虞舜可見昔萬章聞舜當年有不告于父母而娶堯二女之事因舉詩所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二語以爲據以爲斯必告之言信而可遵則能遵者宜莫如舜乃舜竟與之相背豈斯言可不遵不遵可不失爲孝耶不然舜何以自解于天下後世也孟子曰舜之不告蓋有故矣非得已也夫告而娶原禮之常倘其告而得娶舜何敢不告而舜過父母之變告之父母必不悅其娶不悅而逆之舜心

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以女為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

必不忍則不得娶矣夫不得娶何可哉蓋男女居室宗嗣所關乃人之大倫也推父母之心未有不以倫之嗣續為願者舜如告焉而至不得娶則將廢人之大倫而後嗣滅絕祖宗不得血食基業歸之踈屬父母雖一時迷惑久後悔悟必將怨子之拘禮恨己之不慈不孝反成讐釁矣是告之適所以懟之是以曲體親心寧達權以通其變而不告使無後日之懟也子何必執詩言而疑之章問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若堯以帝之尊而欲以女妻舜自當告其父母彼何敢不從即不從何難強之使從不比子之不敢逆其親也乃亦不告而妻之可告而不告是帝也而亦可不盡禮乎不然又何以故也孟子曰帝非可告而不告也子之意謂帝可以君之勢壓其父強其子使之不得不從故可告而不知瞍之令不行乎君而可行乎子舜之孝必從乎父而不從乎君帝若告之固將不得妻矣況強其子

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

而子即逆父以從君則為君而教人之子以不孝壓其父而父即畏威以聽命則為君而使父令不得行于子如此則瞍心不快舜心不忍而帝之心亦何以自安不安而欲即于安勢必終不得妻矣帝蓋亦知乎此故寧不告則父無禁子之過子無逆親之罪君亦無以勢凌逼之嫌而所全實多矣總之不告之失小告而不得娶不得妻之失大與其顧小而失大不若顧大而失小所謂達權通變以合乎經也知帝之心愈知舜之心矣何疑焉章又曰嘗聞舜之父母偏愛少子聽象之言嘗欲殺舜始而使舜完治倉廩舜既上廩因捐去其階梯瞽瞍遂縱火焚其廩將舜以身跳下而脫于火象不得遂其謀又唆父使舜下于井而浚深之舜方別出瞍不知而下土于井以揜之井底象信以為揜死矣遂夸功于父母之前欲與父母分其所有都君象之何人而曰謨蓋之咸我績何其悖也惟牛羊倉廩以為父母

出欲以殺舜爲己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絃琴也弤琱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爲己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

適用之物已無所用之故歸之父母他如武備有干戈陶情有琴射遠有弤可爲少年玩弄之具獨歸之已猶可說也而乃二嫂也亦欲使之治朕棲則更大逆無道矣分定畢遂往入舜宮而欲取其所有不意竟見舜儼然坐在牀上鼓琴象此時既已驚惶無措而又素不入宮今忽入焉恐舜窺破其奸乃飾辭曰父母雖惡君而弟則兄弟至情不能自已思君之甚至氣不得伸而鬱陶焉冀君不死特來探望今君幸在弟心慰矣象言違心不禁慚愧而見于面但見其忸怩焉舜聽其言反喜而謂之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之舜言如此是不知象之將殺已也聖人明無不照而有不知其何以爲聖吾不識舜果有然與曰舜大知人也奚爲而不知也但聖人見弟之情倍于常人象雖未嘗憂見而見其有時惻然感傷若有憂也則亦從而憂弟之憂象雖未嘗喜見而見其有時懽然欣幸若有喜也則亦從而

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己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辯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爲至

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

喜弟之喜休戚相關一體至情有感而應初無計校若因其平日之奸謀有心窺破其僞而反喜爲怒豈聖人處兄弟之情哉章曰既知象將殺己則人情必不能喜矣而反喜焉然則此一喜也非其本心而僞爲者矣聖人亦有僞與曰否舜豈有僞也欲知其無僞觀昔子產之事可見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私烹之飾辭反命曰此魚始舍之水其困倚未舒圉圉爲少頃生意既復則游動而洋洋焉遂悠然自得逝于淵而不復見矣子產聞之喜而歎曰魚失水而困得水而安今此魚也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謂人曰孰謂子產智子既烹而食之矣乃不知而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豈非不智而何子以舜喜爲僞豈子產喜魚之生亦僞與特以校人形容盡善確有可信之道故爲其所欺耳卽此一事觀之孜凡君子雖有先見之明而可欺之以理之所有雖無逆詐之情而難

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

罔之以道之所無彼象無愛舜之心而弟原有愛兄之道以愛兄之道來見正所謂欺之以方猶校人之欺子產故舜誠信而喜之猶子產之信校人也何僞焉誠心自然不暇爲智非愚也合觀舜之處父子兄弟之變一則行之以權術適得其經一則應之以誠而無悖于明可謂孝友曲盡矣此所以卒至交相烝乂而立千古人倫之極與

此章通重一仁字親愛正仁心之發卽是仁封之有庳固是親愛其弟之仁使吏代治亦是所以全其親愛無已之仁總見聖人之全倫盡性仁人之于弟六句泛說仁人待弟之厚封之有庳五句方就舜說末又反言以决之講此一段全要發得仁字透此段只言兄弟之情不容不封尙不暇爲不暴有庳作辯至下節豈得暴彼民哉以上方言之釋或曰放焉之意止此雖然以下仍歸到親愛上結。仇怨相報不可施于他人而况在兄

知其僞故實喜之何僞之有

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爲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殺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

弟之間然非聖人不能處之極盡其仁是寧有過于舜者乎舜弟象唆父焚廩揜井日以殺其兄舜爲帝象罪不容于誅矣但舜此時尙爲匹夫無問罪之權故不得正其罪及後受堯禪而立爲天子則不特有報怨之權且有討罪正倫之責自當據法治罪以教天下之爲弟者而舜當年處置夫象則但放之有庳之地而已萬章舉此爲問以見爲私爲公皆當重懲而如此輕法不足儆其辜疑舜作爲無以教訓天下非聖人之治故有何也之疑孰知自孟子言之不特不以放爲是并以放爲非而將放之說目爲無識之言相傳之訛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蓋封之乃其實事放原非待弟之道此言大出萬章意外益滋其疑疑夫舜爲不仁而因舉舜誅四凶天下服之事以証之推服之意以爲舜不惜流放殺殛之嚴非過刻也無非以四凶肆其不仁以暴民故誅之以除民害眞一片爲天下仁心也以此推之則

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為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圮族、治水無功、皆

知象日欲殺舜其視四凶之罪更甚直至不仁矣兄且肆其殘忍而況他人乃以為非放而封之有庳有庳之人有何犯罪而任其肆為暴虐此則殘忍而不仁矣舜所稱仁人也今所為如是豈仁人之所為固該如是乎在他人之不仁則誅之以除害于天下在其弟之不仁則封之以流毒于有庳徇私情而廢公義似有愧于仁人其何以服四凶之心快天下之志耶孟子曰子疑舜封象為未仁而豈知其正仁之至也蓋凡弟與他人原不同他人于我無骨肉之戚有害于公義而可怒則怒怒過亦忿且不藏可怨則怨怨過亦平且不宿況兄弟乎兄弟乃骨肉至戚彼雖不弟止害我一身而無傷于公義又且終不能畢害故仁人之于弟也雖有可怒而不必怒無怒之可藏于心焉雖有可怨而不必怨無怨之可宿于心焉惟有視如手足同體以親之務使情意周至以愛之而已矣親愛之外別無相待道理

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庳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庳之地也未知是否

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庳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宿其怨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

有親之之心則必致其親之之實遂欲其尊貴使勢分不隔而親之之心始遂也有愛之之心則必致其愛之之實遂欲其富厚使實惠流通而愛之之心始稱也大凡仁人必如此今舜封象于有庳正富之貴之也苟身爲天子極其富貴而弟爲匹夫極其貧賤勢分懸絕恩意全壅待如路人忍心甚矣可謂親愛之乎舜固仁人斷不爲也則象自該封而不該放矣子欲以誅四凶者例象豈知仁人之道者哉既曰宜封而封則不宜有放之說矣乃或有相傳爲放者必非無因其故孟子未暇發明故章復以何謂爲問孟子曰相傳爲放之故無他亦拘于迹之疑似而失其真耳舜原知象之不仁不可授以有爲之柄而親愛有體不得不封以國于是達權通變斟酌一兩全之術封之以國使有庳奉以爲君而制之以爲使象不得與政天子使吏代治其國而納其貢稅于象夫封以國則貴矣納貢稅則富矣而

於有庳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爲有庳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爲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庳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

制其爲而代之治則似放矣故不知者相傳謂之放也舜處之如此則象豈得暴彼有庳之民哉既全親愛之心又杜暴虐之害眞兩全之術也放象之誣奚罪之疑不可俱釋乎雖然舜之待象非特使之不得暴彼民也亦欲常致其親愛之心于無巳耳後世藩封不知裁抑始則過于寵異使之有爲于國以致獲罪而不惜繼則恐其跋扈爲之微瑕即治使之凋絕而不親其于骨肉之情蓋亦慘傷甚矣舜則以爲兄弟至情必要常常相見無少凋絕若勞以得爲之事則不得常常而見之矣故如此待之庶使吾得遂其常常欲見之心象得以源源不絕而來此說非無據也古書有言曰不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此正吾所謂源源而來之謂也不及貢無時而不來見不及政無事而亦來見也其親愛無巳如此而非不得有爲于國安能哉夫富貴之而欲常常見親愛也不暴有庳而不得

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
○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
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
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
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
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
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
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
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
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
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

罪亦親愛也有庳不受暴亦親愛有庳以親愛象也即此封象
一事而親愛曲盡舜真至仁之人而立千古兄弟之極則者哉
此章明君臣父子其位一定非德所能變易所以杜天下以德
自高之心以正倫也自語云至齊東句總君父言堯老至節末
辨臣君是據事而斷其誣重堯老而舜攝一句堯止老見仍是
天子舜止相見未是天子明無臣君之事遂引堯典以証明之
又引孔子之言明無臣君之理亦以証明其事是詩也起至節
末只在說詩上說何未實說非臣父之正理下節方明言之是
詩二句言其引詩之非勞于王事四句原作詩之志故說詩四
句示以說詩之法如以辭六句反言以折其說詩之惧孝子之
至四句泛說輕尊養雖相須然養之至乃所以尊之只重尊字
為天子父四句方着瞽瞍說重看末節是解父不得而子之說
以明此語非朝子之謂則知君不得而臣必讓天下之謂証其

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蹙顰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

實正明其誣也千古德自德分自分各自稱尊豈有以德廢分而或倒置之理即如君臣父子二大倫一爲君父到底不敢臣子之德即盛極而可爲天下君則代君之位或有之而必不臣君父化于子或有之而必不臣父乃特人有重視其德輕視名分之心好爲臆說不經之談託于古聖人以誣世惑民妄有俗語相傳謂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而援舜事以實之舜受禪後南面而立于朝北面而朝之者堯居先以帥諸侯瞽瞍亦隨其後即舜觀之可見臣子德盛可臣君父德勝子分分不敵德舜似不妨安然受之然君臣以人合時儕或轉移父子以天合親生我者而亦臣之未免有意不過處故舜見瞽瞍不安于心而形見于容蓋有蹙然者焉孔子聞之感嘆曰天下之所以得相安者以名分爲之維持耳今名分紊亂如此天下化之必將盡行蔑視名分而犯亂脅與吾想於斯時也天下

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

危殆哉其岌岌乎咸丘蒙因舉以為問而曰不識此語誠然乎哉蓋將信將疑之詞也信則信其分果不敵德疑則疑其德似難以滅分孟子曰否德雖盛斷不可以臣君父大凡言語當乎禮義合乎訓典者乃君子有識有德之言則其言可信若背乎禮義違乎訓典者乃野人無識無德之言則其言不可信野人而至齊國東鄙其為無識更甚今此臣君父之語必非君子之言乃齊東野人之語也不必定出齊東而亦有似乎齊東耳此謠第世俗流傳並非當年實事吾為考舜與堯實事蓋堯老而舜攝也堯為天子老而倦于勤乃舉舜為相以代其勞而天子仍是堯舜為相不過攝行天子之事則皆奉堯命以行之未便專權也何曾便為天子且其事並非得諸傳聞而已確有書傳可據堯典有曰舜攝位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至于四海遏滅八音據書言二十八載放勳徂落之

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爲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

語則堯未崩時舜僅攝相無疑也據書言畿內爲服四海舉哀之語則堯爲天子直至徂落無疑也豈但考諸實事必無臣堯之事卽以理度之亦必無其理孔子曰天無二日並出之理民無二王並立之理據孔子之言而斷堯典所載之事可見堯崩之後舜始卽天子位若堯未崩之前舜既爲天子矣及堯崩而舜又率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又以天子待堯而爲二天子矣豈孔子民無二王之義乎揆之以理又斷無臣堯之事君父同尊既無臣堯之事又豈有臣父之事非齊東野人之語而何蒙聞孟子命豈特確信舜不臣堯卽于瞽瞍之非臣宜必無疑矣乃復舉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以爲証而猶疑子可臣父舜爲天子瞽瞍非臣之不合因敢問如何亦甚愚矣孟子爲之先明其說詩之誤乃示以詩人之意與說詩之法而後以舜事父之事告之以見必無臣父之理曰是莫

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孑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眞無遺種矣惟以意迎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

非王臣之詩非是天子可臣其父之謂也乃行役大夫勞于王家之事不得歸養其父母而作也其意若曰今此奉使之事莫非王家之事則凡爲王臣皆當服勞何爲獨以我爲賢而勞之不已也是莫非王事乃詩人之辭而賢勞莫養則詩人之志也奈何泥其辭不推其志而信莫非王臣之言爲天子之父亦在其中乎大凡詩人本志以作辭其辭雖顯而可見而其志伏于辭中甚微而難測若泥其辭而不推其志如汝之說詩則卽一文字一辭句皆足以害詩人之志而爲不通之文辭是非詩之過乃說詩者之過亦不善說詩甚矣故凡善說詩者斷不以一字之文而害一句之辭斷不以一句之辭而害作詩之志惟是虛心平氣以我隨事度理之意迎取作者之志優游玩味使其立言之本旨與吾意脗合明徹然後隨其意志之所在爲之說以闡發之如是庶爲得說詩之法而無所害則甚矣辭之不可

眞無遺民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言瞽瞍既爲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爲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爲天下法則也

以泥也如以辭之所在而拘泥說之而已矣則三百篇中觸處皆成窒礙而爲誤解卽如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民眞無遺種也豈知是詩乃宣王志在憂旱故甚其辭而以爲害民日甚豈眞無孑遺哉不以意逆志類如此汝知已之誤于說詩而瞽瞍非臣之疑可釋矣且夫舜孝子也孝子之至者也明乎凡爲孝子之道便可以知子無臣父之理天下孝子有至有不至而其至者爲何如人子隨分竭力以奉養其親未始非孝而非其至也何也以不尊也不尊則其孝小矣豈足爲至故孝之至者而欲盡其大莫如尊親然人子尊爲大夫尊爲諸侯皆足以尊其親爲大夫諸侯而非尊之至也何也以其僅養以一家養以一國而不以天下也不以天下則其養小矣豈足爲尊之至故尊之至者而欲養之甚大莫如合天下之玉食以養之以莫大之養致其莫大之尊方爲孝之至千古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謹敬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謹敬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

能如此者其惟舜乎身爲天子遂尊其父爲天子之父眞尊之至也富有天下遂養其父以天下之大眞養之至也尊養兼至如此此其孝可則乎不可則乎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詩雖爲武王言之而我以爲即舜尊養兼至之謂也舜孝親之思有加無已得莫大之尊養故可爲法則于天下後世若爲天子而臣其父則不尊養而卑賤之爲大不孝矣何足爲則于古誰不以舜爲孝子誰不以舜爲孝子之至而謂瞍有北面朝舜之事乎哉原情據理父不得而子之語其誣可知然則人何爲而傳是說哉我知之矣書曰舜祗敬其子職之事以見瞽瞍夔夔然極其齋敬戰栗積誠所感瞽瞍亦允信而順從之化而爲慈即書所言可見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于其子是則所謂父不得而子之意也世人不知其意而附會其說遂至誣爲北面而朝眞與臣堯之說同爲齊東野人之語而見笑于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君子矣孟子之論眞足杜天下以德自高之心而維持君臣父子之倫于不替哉

此章見有天下皆出于天其所以爲天者則重在民而民心所歸天實陰主之故總爲天與過重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一句推開說不專指堯舜以下至末俱發明之孟子此論蓋因當時以傳子爲德衰傳賢爲盛事子噲之子之事所由來也故直斷爲無此理而皆歸之于天至究所以天與者則又以人歸爲之本此等議論杜奸雄窺竊之心堅仁賢策勵之志皆關千古不但討論往事爲有斷決薦人三段以大夫諸侯陪天子總以起薦舜句又曰暴民卽伏從民心驗天意意使主祭節正發明天與之意相堯四句是過文承上堯在時之天以起下崩後之天人歸全從相久得來可見天使之固結于二十八年之前乃致此響應于二十八年之後引泰誓雖証朝覲數句而實總結通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章。古今天下自堯舜禪讓之後人爭慕之好名之徒遂思輕棄神器懷奸之輩遂思乘機竊窺逆天命違人心旋致禍亂非聖賢逆見其弊而為之主持其說其能救乎故萬章一日以堯以天下與舜有諸為問而孟子直斷之曰否無此理也何為否蓋舜之天下雖得之堯然其得之有故而如以為堯與則視此天下為天子所得主矣抑知此天下非天子一己之所私有乃聖聖所相傳人人所共賴之天下也天下預聞天子欲不與而不能天下不預聞天子雖欲與而亦不能凡為天子皆然而堯豈獨能哉故曰否耳章曰堯既不能與然則舜之有天下也必有一與之者果孰與之乎帝王相傳皆天之曆數固天與之也惟天至大而無外至公而無私故能以天下與人堯特順乎天心以與之耳章曰以天下付託于是人則必有命令若天則不言者也而夫子以為天與將所謂天與之者果諄諄然以命之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爲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

乎無言誘命而託之于天不幾渺茫無憑啟人以妄誕之疑乎曰否天豈有言以命人哉然其與之非無據也葢天意不可知而其人平日行之出乎身與事之措諸天下者則有據可見天但因其行與事而默佑之斯即示以與之之意于不言之表而已矣章曰所謂以行與事示之者必有可見之迹不知如之何其示之曰薦其人即可見之迹然薦可以人力爲薦而與之則不可以人力使乃天也故天子能薦人于天言其可以理天下而不能必天之與以天下猶之諸侯以天子爲天能薦人于天子而使天子與之諸侯則不能大夫以諸侯爲天能薦人于諸侯而使諸侯與之大夫則不能舉薦之人雖在于下而予奪之權實操于上家國且然況天位之重乎昔者堯以舜之德可以居天位薦之于天不能必天之受也乃舜之行事合于天而天受之以舜之德可治夫民暴舜于民不能必民之受也乃舜之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行事合于民而民受之卽此天人所受之處而天與之之意寓焉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章曰諸侯薦于天子大夫薦于諸侯皆有實據可見至天子薦于天而暴于民有何實據可見而受與不受亦然矣此仍章所未解也敢問夫子其實如何曰鬼神所在卽天所在堯當年使舜主祭如類帝禋宗等事卽是薦之于天但見誠無不格天神享而七政齊地祗享而山川奠是天受之也朝廷之事凡以爲民堯當日使舜主事如緫典納揆等事卽是暴之于民但見事無不治而典從揆叙四門穆穆百姓皆安服之是民受之也天受則天與之民受則民與之矣天人交通皆天意所在帝堯不得而主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吾以歸之天與有何疑哉然天與雖在百神享處見而百神何以享卽于人之與見之吾觀于相堯與堯崩之後而知之矣堯在時舜相堯乃二十有八載焉其歷年多而施澤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卽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久非堯與舜人之所能爲也皆天使之固結民心也是天與之意見于爲相之時如此及堯崩丹朱服行堯喪三年舜尙攝行相事及喪畢舜不敢當堯之讓冀天下思堯德而歸堯之子丹朱故去位而遠避之于南河之南焉可謂誠心無意于天下矣詎料天下諸侯來朝覲者久被舜賓接之禮皆不之堯之子而之舜以奉命訟獄不決者久被舜欽恤之仁皆不之堯之子而之舜以求平謳歌功德者久被舜風動之化皆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以戴德凡此皆非諸侯及天下人所能爲乃天使之固結于二十八年之前始致此響應于二十八年之後故曰天與之也惟天之與舜避之而不可得夫然後不得已自南河之中國踐天子之位焉向使不爲南河之避不待人心之歸而遂居堯之宮逼迫堯之子使讓其位于己則是篡奪丹朱之位也非天與也其何以爲舜哉是天與之意決于堯崩之後又如此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夫人心歸舜即爲天與乃知天心固一至公而無私至實而可憑吾之言確乎有據非妄托天者之所得藉口也不觀泰誓之言乎泰誓曰天無視也其視皆從乎民之視天無聽也其聽皆從乎民之聽天之立君總以爲民民心所歸即天意所歸此言也即吾所謂民之歸舜天與舜以天下之謂也觀舜之天下出乎天與而凡爲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槩可見矣後世好名之徒懷奸之輩豈得妄慕堯舜輕棄神器乘機窺竊致生禍亂以自取滅亡爲萬世唾罵哉孟子此言其主持天位眞不爽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

此章見禹之傳子出于天而不得議其德衰以禹益爲主堯舜傳賢與仲尼伊周不有天下皆客通看大旨只重天與賢四句而尤重天與子一邊二則字見聖人奉若天意以下皆發明此四句而啟賢一句爲發明之主最重益益之不有天下由于啟之賢而啟之賢便是天之與子非禹有心于傳啟不傳益也禹當

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

年只是與賢故能敬承故天與子則與子仍是與賢舜薦禹于天一段言與賢之事禹薦益一段言與子之事只敘事而未斷丹朱不肖一段言所以與賢啓賢一段言所以與子方承上而斷其爲天與意不肖只不肖父之神聖與啓賢賢字對看賢之實只在一敬字重子之賢不肖一邊爲相帶說賢則爲相者不論久近皆無得天下之理故下四節直以繼世明禹益之事莫之爲致爲在先致在後如爲善致福爲惡致禍是也天是理數之自然者合始終彼此說其字活命是理數之着落事物者只就人稟受上說其字實然分言中實一串蓋天之命人氣有清濁偏正數有修短榮悴自首至此正意已畢下四節皆是餘意匹夫節又以引起繼世則重繼世一邊仲尼伊周俱不重特借以發明益之所以不有天下又不重益重在禹非有私于子上而尤重天不廢繼世之賢上引伊尹節句句要見天與太甲意

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言外見太甲且如此況賢如啟乎引周公亦然傳益二句只承其子之賢來不必照顧施澤之久不久合益伊周仲尼不有天下乃後人論之如此在聖人俱無是心孔子曰節總結上文與天與賢四句相應孔子口中禪繼不說孟子引來重在夏殷周之繼同于唐虞之禪須抑揚言之又以見堯舜以後之天都是與子不獨禹一人然也然此是言外意自古天下傳授與賢者其暫與子者其常此非人為之皆天意所在也時人不知輕為優劣相傳皆以堯舜傳賢為至公而德盛夏禹傳子為徇私而德衰故萬章一日騁人言以為問而曰禹果有德衰乎亦不無有疑其衰之意矣此等說出竟視傳賢傳子為堯舜禹之所得自主天下後世皆將效禪讓之為而禍亂從此滋矣孟子窺見此流弊思有以救之故曰人言不是聖人所為焉有德衰之理不然也與賢與子皆有天意存乎其間聖人非必欲與賢亦

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爲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啟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爲而自爲。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

非必欲與子。只顧天意何如耳。天與賢則從而與賢。天與子則從而與子。一順天心而與。則皆至公無私。與賢固德盛。與子豈德衰乎。何以見與賢與子之皆天。觀之民心。而天意可知矣。昔者舜薦禹于天。任之爲相十有七年。舜之心固欲與賢也。及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商均于陽城。禹之心固欲讓其子。而無如天下之民。舍舜之子而從禹。亦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民心歸禹。其事如此。其後禹薦益于天。任之爲相七年。禹之心亦欲與賢也。及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啟于箕山之陰。亦猶避陽城之意。而無如其時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此吾君之子也。而敢不歸命以求平。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此吾君之子也。而敢不稱功而戴德。民心歸啟。其事如此。夫民之從舜禹而不從益。其故何哉。蓋堯子丹朱德不肖堯。而傲慢不恭。舜之子商均。德亦不肖舜。大都亦失之

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啟及太甲成

傲慢子既不肖則舜之相堯禹之相舜卽歷年不多施澤于民不久已足繫屬民心而況又多且久乎則又足繫民心矣此所以不從堯舜之子而從舜禹也至禹之子啟則克與朱均相反而甚賢何以賢爲能敬也爲君之道不外一敬堯曰欽明舜曰溫恭一敬相傳以及于禹而禹能繼之以盡君道是禹之道卽堯舜之道而啟能以敬承繼禹之道便是繼堯舜之道矣朱均以傲而失堯舜之道啟能敬而繼禹以繼堯舜之道此所以彼則不肖而此則賢也子既賢則益之相禹卽歷年多施澤于民久已不足繫民心而況又少且未久乎則更不足繫民心矣此民之所以不從益而從啟也夫同一賢也而益之相異于舜禹之相其相去之久遠同一子也而禹之子賢異于堯舜之子不肖此誰爲爲之則皆天也天不默相朱均故使之不肖默相舜禹故使之多且久天惟默相啟故使之賢不默相益故使之不

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

多且久非人之所能為主也相之久近出于天非人君之所能為子之賢否出乎天非人父之所能為豈特此非人而是天卽凡事皆然其有所作為而為之者人耳人莫之作為而予奪去取若或有為之者乃蒼蒼間自有默主之理數天也其有所名致而至之者人耳人莫之名致而窮通得喪不期自至者乃冥冥中皆有各付之氣數命也愈以見民心歸啟異于朱均皆出于天命故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也禹豈有意傳子哉然而吾觀天意原卽欲與子耳與賢非其本意也至不得已而與賢大抵必有德有薦而子又實有可廢然後與賢只觀仲尼與凡繼世之子可見彼匹夫而有天下者其德之盛必若舜禹而又有若堯舜之君以用之為相而薦之者不然有德無薦則卽不有天下故仲尼德雖不啻舜禹而無堯舜之薦終不有天下是仲尼之不有天下天也至有德有薦矣而亦終不有天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

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芟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

下者何也無他天之意常在繼世彼繼世以有天下者其先世積功累仁伐罪救民有大功德于民爲天心所眷顧其有天下若及身而止不足以償其功德故必欲綿其歷數則繼世者非曰德不如聖人而遂廢之其或有廢者必大惡如桀紂者也苟少勝于桀紂而能嗣先業則天亦不輕廢之以屬之有德之相况賢者乎繼世之天大約如此故益與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又有天子之薦而遇嗣君賢亦皆終不有天下觀于仲尼伊尹周公之不有天下又可知天之意常在繼世而愈無疑乎益矣伊尹之不有天下何如昔伊尹相湯伐桀以王于天下其功業盛矣宜其有天下也及湯崩之後長子太丁未立而死其時嫡孫太甲尚幼尹乃立丁弟外丙止二年而亾又立丙弟仲壬四年而又亾卽二王之不永可知天意在太甲矣不意太甲立而竟習于不義顛覆湯之典刑伊尹于是因諒陰之制而放之

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

于桐宮三年欲其顧乃祖之墓而與思也太甲乃悔過自怨以懲其已往自艾以治其將來朝夕于桐去其不仁而處于仁去其不義而遷于義三年之間惟聽伊尹之訓己也故伊尹復以袞冕迎歸于亳奉之以君天下焉當其顛覆典刑天意似不在太甲而在尹矣而孰知其終歸太甲故于二王則若或促之年而于太甲則若啟其悔耳太甲賢而伊尹不有天下可知天之意常在繼世矣而又何疑于益至周公之不有天下則備成王之賢故也猶夫益之于夏有啟伊尹之于殷有太甲焉耳即益尹可以知周公則即周公不愈可以知益乎歷觀三代信乎天之意常在繼世也禹豈能違天而必與賢耶而人言謂禹爲德衰是繼之不若禪矣夫立說因當明其理而又必以折衷于孔子者爲斷孔子嘗有言曰唐虞禪授于賢夏后殷周則皆父子相繼其迹似乎繼不如禪而其心之至公無私合乎天理之宜

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爲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爲此說者

所謂義者則繼與禪一也相賢而子亦賢則天命在繼遂奉天命而繼爲夫子不賢而相賢則天命在禪遂奉天命而禪皆非私意爲之有何不合于義乎觀乎此言則知禹之心無異于堯舜人不以孔子之言是信而惑于俗人無識之言曰德衰不亦昧于義而誣聖人哉孟子此言直足闡揚帝王無私之心防維後世好名之禍而大有功于傳受也夫

此見聖人出處之正樂道句是主腦况辱己以正天下句是歸結非其義以下詳以堯舜之道正己幡然三節詳以堯舜之道正天下聖人之行以下乃是餘波未引伊訓爲証見伐夏救民在所必有割烹要湯在所必無耕莘句不過言窮居時不重只重樂道道卽危微精一之道樂有心契神交意是本領辭受取與是樂道中作用非有事迹乃卽其樂道而想見其行事當如此如此方完得個道義而見爲樂道之至其弗顧視處正從堯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華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羨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

舜援受之意反證得來說個聘字便與要相反囂囂數語依然弗顧弗視胸次全是內重外輕之意並非託詞以觀其意之誠否幡然改亦非因湯聘而易初願度湯可為堯舜而吾道必可行于彼不作非道非義之比全是為道之心並非苟于應聘樂堯舜之道在身心性命上說吾身親見在事業上說不可說樂道是虛親見是實樂正其實處事業全從德性中來與處畎畝一條是從湯之言天生民一段是所以欲從之意思天下一條是即其言而推其心就湯二句是因其心而實其事總為下辱已以正天下句張本見割烹要湯者必不以堯舜君民為念志在堯舜君民者必不以割烹要湯也聖人之行四句推開說而尹亦在其中當側重近不去一邊以道要湯乃借來反言以明其不要非真謂以道要也○右聖出處本無不正若未能正己焉能正天下乃戰國時求富貴之徒不恤辱身枉己因造為無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囂囂無欲自得之貌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根之言以誣古聖人如割烹之說是已萬章疑而問曰人有言昔伊尹欲得君而無由乃身爲庖人因論宰割烹調之事要求商湯而相之以致王不識果有此事乎孟子曰人言非理伊尹所爲豈有割烹要湯之事吾嘗考伊尹自其窮之所養以至達之所施而知其不可誣矣伊尹割烹則必商民而後可而其實有莘之民也其窮居莘野時安守貧賤力耕自養則其業固其正而又非志同農夫碌碌無所誦法者也獨古堯舜精一危微之道質足修己治人去今未遠載在詩書取而誦讀之以體行其道久而有得于心深知吾身心性命之中十分具足日用之間無入而不自得者與堯舜心契神交殊甚樂也遇安于貧志持其正盛德大業皆本于此吾爲卽其本領而想見其本領中之作用既樂其道自能動必以義樂在道則非道者必不樂動以義則非義者必不動故當其時設非其義之所宜也非其道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
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
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
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
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
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
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
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

之所符也豈特小者有所不屑哉卽大而祿之以天下之貴弗
屑顧也繫馬有千駟之富弗屑視也非其義之所宜也非其道
之所符也豈惟大者有所弗苟哉雖小而一介之物不以與人
恐傷惠也一介之物不以取諸人恐傷廉也夫富貴人所易貪
細行人所易忽卽有自愛之人然往往務大而遺小或又拘小
而失大則行誼有不全樂道有未眞而尹獨無往或苟如此彼
誠見物有大小道無大小故能視天下千駟如一介視一介如
天下千駟而大德以立細行不虧爲超乎流俗之上能起時君
之敬信也其時商湯聞尹之賢使人以幣聘之夫以幣聘與干
謁者大異矣使尹而急于功名卽出而就湯豈不光明正大誰
得而議之而尹則知有道不知有聘也囂囂然其心無欲自得
曰吾人爲堯舜重其道則當爲天下重其出我何用此湯之聘
幣爲哉我豈若獨處畎畝之中而無求由是以樂堯舜之道不

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旣爲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爲世羈任我嘯歌之爲得哉其不輕出以薿堯舜之道者如此而謂割烹要湯者能之乎尹惟出之愈難故湯求之愈殷使往聘之益至一而再再而三焉則湯必欲行其道矣尹見道之可行于湯也旣而幡然改其前言曰吾入旣爲天下重其出則當爲堯舜行其道與我終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祗遙慕之以獨善其身耳未能親見堯舜也我豈若以其道致君使是君修德行仁爲堯舜之君哉我豈若以其道澤民使是民明倫向化爲堯舜之民哉堯舜君民則吾今得親見堯舜矣較之遑慕樂之我豈若于吾身親見之爲得哉然而我之此出豈特爲君民所係亦正以天意有在不可違耳天之生此民也莫不予以知覺之性而衆人則氣拘物蔽錮其知覺天不忍聽其終不知覺又不能自使之復其知覺也于是于生民中生一氣質清明純粹不爲氣拘不爲物蔽而即能知事理之當然并覺悟

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盖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

其所以然謂之先知先覺之人使其以己之所知覺者覺悟夫衆人亦得以復其知覺而爲後知後覺焉今予于天所生民中幸而得爲先覺者也天旣以先覺付予則卽以覺民之任責予予將承天之意以堯舜之道所固有者出而輔君致治以覺斯民之所未覺也使如堯舜之時任覺民之責者尚多其人則予猶可以諉今則惟予一人而已若非予覺之則迷者終迷悟者何賴不亦負天之意哉故予今日有不得不出者矣尹之幡然于三聘之後者如此吾爲卽尹之言而推其心彼盖思天下之民皆己同胞之民吾必以堯舜之道澤天下使民皆得遂生復性各安其所而後已之分盡若匹夫匹婦有不得被堯舜之澤者卽若己實推而內之溝中一般卽其所言與所思可見其義不容諉情不自安以一人之身其自任以天下之重有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無道之夏救無罪之民使天下匹夫匹婦皆

同、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辱已甚於枉已正天下難於正人君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已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

被澤為正以行其覺民之志使是君民為堯舜之君民而謂割烹要湯者能之乎合而觀之尹之處也道義自重則能正已矣其出也覺民自任則又能正天下矣然必先能正已故湯重之而能正天下今曰割烹則豈特枉已且辱已甚矣吾未聞世有枉其在已而能正他人者也況于卑汙苟賤為辱已之事則道義安在知覺全無湯亦曷賴焉尚能正天下之大乎以理斷之伊尹決無割烹要湯之事推人之為此言者無非以伊尹但知近君而不知遠君但知不去位而不知去位耳不知大凡古來聖人之行固不同也因時制宜隨遇而應其未仕之前非必貴遠而賤近或有時遠而隱亦或有時近而見其既仕之後非必重去而輕不去或有時不合而去亦或有時合而不去迹雖不同而心盡無私要歸于清潔其身而已矣其遠而去者道有可藏則即懷其道而藏為道而不為沽名固潔身也其近而不去

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

者亦道有可行。則即出其道而行。爲道而不爲徇利。亦潔身也凡爲聖人如此。而何獨疑于尹。尹固聖人也。苟身之不潔。何爲聖人而可汙以要湯之事哉。然以不要言尹。而尹見即以要言尹而尹亦見。蓋要同而所以爲要者不同。吾聞其耕莘時惟樂堯舜之道。因以致湯之幣聘。道在尹而湯之聘不得不來。是即曰要湯亦以堯舜之道要之。未聞割烹也。則亦大異于世人之要矣。而況其本無要湯之心乎。尹惟無割烹要湯之事。故能佐湯以成伐夏救民之勲。不觀諸伊訓乎。伊訓曰。夏桀得罪于天。湯奉天誅。始攻桀于牧宮。此其事豈倖致哉。由我相湯能始其事于亳都也。觀此言則吾所云說湯以伐夏救民。其事信而有徵何等光明正大。若割烹要湯之說。爲訓典所不載。則知乃後世辱己要君之輩。無稽造作。以誣古聖人耳。不此之信而信彼之言。不亦陋乎。孟子爲尹辨白如是。時人尚可藉口于要湯哉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爲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

此章見孔子安于義命而不苟所主通重進禮三句首節斥其說苟主之誣二節舉處常以見不苟主三節即處變以明處常末節舉觀人之法以証之前有命專主衛卿言後有命泛主爵祿言進禮三句俱就平日言無義無命處不必補禮字吾聞二句泛說觀人之法引來觀近臣句伴說重觀遠臣句○寄身賤行之事凡聖人皆不爲況大聖如孔子乎乃何時人之并欲誣之耶萬章問曰或謂孔子當年欲速于得君不恤枉屈故於衛主衛君近狎之人爲癰疽者于齊主齊君近狎之人爲侍人瘠環者果有諸乎孟子曰此言非理孔子所爲不然也乃世之好造妄言以生不經事端者欲誣聖人以自便其私也吾考孔子于衛乃主于賢大夫顏讎由之家何嘗聞有主癰疽之事如主癰疽何若主彌子瑕癰疽與孔子必無因緣其近狎于衛君必不如彌子乃當時彌子與孔子雖無因而其妻與子路之妻則

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顏讎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

兄弟也因其妻之親得親子路因子路欲親孔子故彌子一日謂子路曰孔子至衛欲得衛卿耳而主讎由則衛卿何可得所主不亦誤乎為孔子計若肯惠然來主我家則吾即言之衛君而用以為卿蓋衛君惟我言是聽況特薦孔子有不聽乎故衛卿必可得也子何不以我言達之孔子鬻權賣寵真無恥小人子路聞之即當正言拒之乃竟不能居然以告孔子子路雖非附勢之人而未免為親故不無信其美意或亦行道之機未可知也乃孔子則毅然曰衛卿之得有命存焉而非彼所能為也我何必主之孔子何以不為所動而諉之于命蓋以其平日能以禮義自閑者也進主于禮凡有進也不敢遽進而從容退遜之至必以禮退主于義凡有退也不敢遲退而果斷剛決之至必以義惟以禮義盡其在我而已故于爵祿之得不得道之勝廢將與一無冀倖憂戚之心而但曰有命焉耳孔子之為孔子

周臣

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阨難然猶擇所主况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

如此此所以不主彌子瑕而主顏讎由也况更下如癰疽乎于衛如此于齊可知矣而如人言主癰疽與侍人瘠環則是于義之當退而不退爲無義于命之不得而思得爲無命也於平日之言行安在而可信之乎且孔子不但于無事之時不苟所主也昔孔子道大莫容不悅居于魯而適衛又不悅居于衛而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遭宋桓司馬惡之而先伐其樹將要截孔子而殺之孔子爲道愛身遂微服以避其凶而過宋至陳當是時也孔子正當阨難宜不暇擇人而主矣然猶主于昔仕宋國爲司城之官沒謚貞子其時爲陳侯名周者之臣之家夫觀宋司城陳侯臣則儼然大夫也曰貞子則又賢者也即處變而不苟主如此况處常閒暇之時而反苟主乎要而言之邪正不同人各從類吾且証之觀人之法聞人有言欲觀近臣之賢否但觀其所爲主之遠臣所爲主者君子則近臣亦君子也所爲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

主者小人則近臣亦小人也欲知遠臣之賢否但觀其所主之近臣所主是君子則遠臣亦君子也所主而小人則遠臣亦小人也君子與君子為主小人與小人為主以類相從斷不誣耳今孔子大聖人也二子小人之尤者以觀近臣之法推之二子固不為孔子所主以觀遠臣之法推之孔子尤必不主二子者孔子所主若癰疽瘠環是非類相從矣何以成其為孔子觀遠臣以其所主之謂何而可以之誣孔子耶彼好事者多見其不知義命也

此據奚去虞入秦之事見其賢智斷其必不干主中節只敘事末節即其事而斷之宮之奇不重只以起百里奚句而奚不諫一句又以起下智與賢智字四段以首段為主下知默知㡬知與三段平看皆推明首段意賢字二段首段吊起存案歸重下截斷其賢處須在燭機審晉不肖與以從事說賢只淺淺在才

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爲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

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爲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

識成就事功上說而仍重智字賢字帶說勿平看。凡辱身賤行之事非特王佐不爲即霸佐而爲之亦必不能成其霸業乃時人有言百里奚欲致君而無由乃自鬻于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爲之食牛借此事盡心因以干秦穆公使穆公知其賢而用之萬章舉以爲問而曰信有是事乎孟子曰此言非理百里奚所爲不然乃世之好事者爲是說以藉口也欲知奚食牛干主之誣盍即其出處之大致觀之夫奚非生于秦亦非始仕于秦者蓋虞人也生于虞仕于虞其時晉人欲并虞虢而取之用荀息之計以垂棘之地所出璧玉與屈地所產良馬一乘餽虞君求假借道路以伐虢虞虢乃唇齒相依之國虢亡虞豈能獨存而虞公竟聽之虞臣宮之奇知其不可假而力諫至再而終不悟其貪賄愎諫甚矣百里奚因而不諫夫食人之祿者忠人之事奚竟坐視其亡側乎非忠矣而孰知此正奚之智也

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蓋奚非不能諫虞公不可諫也奚能知之故不諫而因去之秦當其時奚固非少年不更事者其年已七十矣是其歷練老成于凡事之可爲不可爲者知之必已熟矣曾不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倘可謂之智乎借曰不智而不知其汙則凡一身之語默國家之廢興皆不知之而後可然吾即其不諫去秦之事觀之虞公不可諫而遂不諫識語默之宜如此是其觀變極明也可謂不智乎其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其見幾之哲乎不可謂不智也又夫秦時爲秦所舉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遂相之是又擇主之明也可謂不智乎以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干主之爲汙矣且奚不獨智而已又才識足以成就事功而甚賢其相秦也三置晉君一救荊禍取威定霸顯其君于天下而芳聲令聞可傳于後世不賢而能之乎既是賢者則必能自重若先自鬻其身不恤汙辱爲人食牛借此干上以成其君之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爲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爲之如百里奚爲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于心故飯

霸業即鄉黨間稍知自愛其身者且不肯爲而謂賢如奚者肯爲此事乎賢雖事功卓然亦必以智濟之而後成則智爲尤要今奚既智且賢如此可知食牛干主必無之事信屬好事者爲之以誣奚耳孟子爲聖賢剖佐辨白如此不特爲古人之知己其以砥礪後世之賢智者不少矣

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孟子卷五終上

四書一貫講

同里陸稼書 陸嵩菴 兩先生鑒定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孟子卷之五下

當湖顧天健惕齋著

此章歷叙羣聖推尊孔子以示學聖者當知其偏全而定所宗意前五節歷叙羣聖而斷其異歸重聖之時一句後明孔子之所以異歸重智字上其要領在孔子之時以集大成而智又其時所能集之本也首節描形容夷清之極且含蓄不可露清字須從他好處說此別處不同下任與和皆然首二句是身所接不苟次四句是事使進退不苟次三句所居不苟以處常言次三句以處暫言當紂三句則徵其實于當時聞風三句則表其風于後世志行足以使人想慕興起故曰風若尹有功業可見不待以風言頑廉以知言懦立以守言二節描形容尹任之極首二句述其言次二句承其言而狀其行次七句又述其言次五句即言而推心三節描形容惠和之極首六句是事上之和

蔑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焉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内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

次六句是處衆之和末三句則表其風于後世鄙寬以量言薄敦以情言四節即孔子去齊魯二事以驗其仕處久速之當可亦第即任處久速以驗其德之時非以二事及仕處久速足盡其生不亦伏一時字在内而未露遲遲乃待微罪而行非在路上遲遲玩孔子也三字便含三聖不可以語此之意斷四聖處歸重時上三子初閒任其資稟之偏一向做去莫非天理久而純熟亦歸自然事事時時皆然所以謂之造極而聖若三子易地以處便有不能不思勉處况全備乎時字雖在事上說然離卻心字不得孔子聖人性地上自兼得三子非在事上兼了這聖又兼那聖也時字雖貼清任和上講然亦不必泥着總是道全德備無之不當可意後二節俱發明時字之妙非時之外又有智聖集大成時之渾然中自然集得大成二字本說樂而此句何不說樂只就孔子言集不是有心去集乃道德渾全三子之

民言所使節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行總不出其範圍條就各一條說理是條中之理各不相亂始條理者析衆理于毫釐終條理者備衆理于一貫舉始終以該中間不可只說兩頭中間金聲玉句且言樂不可夾入淸任和講此節智聖只兩開說智聖對言聖俱屬行與上數聖字兼知行言不同至于箭方側重智卽智譬二句亦仍是不說到其至二句方說聖由乎智此節從上節兼全衆理來推出所以兼全處上孔子言而三子見于言外三子不是無智是智處偏故聖處亦偏孔子智處全故聖處亦全不可說聖是一樣只多了智又以巧力譬之者巧力一時並用與智聖雖有始終而無先後一般愚人泥始終爲先後故也中處非無力但以巧爲主耳出時而譬之集大成由集大成而退出智聖由智聖而譬之巧力又由巧力而歸重于智意雖貫通語自次第 ○孟子曰吾嘗上下古今論列彝倫而見人品卓卓可稱者甚多必當于其中得

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爲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爲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遺佚然人雖遺佚之而不怨恨于人既見遺佚必至阨窮然身雖阨窮焉而不憂憫于已其處已者然也至其與鄉人處其中油油然自得不忍去也其自言其不去之意曰人多爾我之見每患人之浼我不知其能浼我者必我有可浼之端也自我觀之人貴自立豈必絶人我即與爾共處爾自爲爾我自爲我爾雖袒裼裸裎于我側亦止爾之無禮耳焉能使我亦無禮而浼我之名節哉此所以不忍去耳其處衆者然也柳下惠之與物無忤如此蓋寬洪敦厚人也故後世聞柳下惠之遺風者雖鄙狹之夫亦化而有寬大之量雖刻薄之夫亦化而有敦厚之情而莫不興起焉矣無所與于已而有所化于人則柳下惠之行乎若我孔子則不然其道不行于魯公而去齊則接淅而行至桓子受女樂而去魯子路促之則曰遲遲吾行也夫孔子遲遲不與齊同者何哉蓋爲去父母之國情道不忍遽然其道當然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眾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

也卽此二事觀之可見孔子之生平其去而或速非失之急迫道既不行可以速而速也其留而或久非失之濡滯義不容恝可以久而久也其或久而處非以隱為高也莫我知可以處而處也其或出而仕非以仕為榮道有行機可以仕而仕也一因乎可而無容心乎其間卽去齊魯一端而可知其槩卽久速仕處處世之道而可知其凡為言行此則非他人所能及乃孔子一人之所獨能也孟子乃從而斷之曰吾敘述夷尹惠孔子之行事皆卓卓可稱如此此豈勉強而為之者哉蓋皆自然而然造到極品而為聖人也然聖同而其所以為聖不同伯夷節高天下無稍點汙可謂清矣清之極而至于化非勉為清者所易及乃聖人中之清者也伊尹身任天下無稍退諉可謂任矣任之極而至于化非勉為任者所可及乃聖人中之任者也柳下惠量容天下無稍岸異可謂和矣和之極而至于化非勉為和

理猶言脈絡指眾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爲始終而爲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爲重故特爲眾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鎛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闋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脈

者所能及乃聖人中之和者也若孔子者推移變化措施咸宜不假思惟無事安排如一元運行而四時流通一無執滯眞聖人中之時者也時清而清時任而任時和而和何嘗偏于一端時清而未嘗無和者存時和而未嘗無清者存時任而未嘗有不清不和者存何必各爲分見一聖之異于三聖有如此者乃益思我孔子不置矣夫孔子之聖而獨能時人亦知時之妙其謂之何謂其時之中能有所成固也謂其時之中而小有所成則非也彼三子者或清或任或和未嘗不各成一德然而清則不能任任則不能和和則不能清各得其一偏但可謂之小成而已若孔子之與時偕行則盛德渾淪無所不備蓋已合羣聖而爲一大聖矣取而譬之孔子其殆如集大成之謂乎何以謂之集大成蓋樂有八音獨奏一音則惟一音自爲聲自爲振是爲小成若集大成也者當其未作則金以聲之而直至將闋之

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爲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

際則玉以振之也金聲也者非止一金之條理於此而始衆音之條理亦隨以始焉是金之一音正所以始夫衆音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非止一玉之條理于此而終衆音之條理亦隨以終焉是玉之一音正所以終夫衆音之條理也始終之間脈絡貫通無所不備此樂之所以集大成也而吾以之謂孔子之時猶夫集大成則其集之也亦必有所以始其集之者猶夫金之始夫條理而其所以始之者果何事也其卽孔子智之事乎孔子心通乎道精粗大小無所不明若何爲清若何爲任若何爲和皆有以見其當然之理與其所以然之妙然後能體衆善于一身則智以啟其聖之始與金以開音樂之先者其事一而已矣抑其集之也又必有所以終其集之者猶夫玉之終夫條理而所以終之者果何事也其卽孔子聖之事乎孔子物各付物精粗大小各造其極清化其迹任化其形和化其象直有以進

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于盛德之境止于至善之地無不適如其所知之量則聖以要其知之終與玉以收音樂之終者其事一而已矣智聖兼全而始終之條理俱備此孔子之所以謂集大成也孔子不誠覺乎莫尙㦲然而孔子之聖所以異于三子者又由于智試取而譬之孔子之智譬則巧也神明內蘊與精巧中藏者實有相似孔子之聖譬則力也造詣純至與强力遠到者實無以異蓋聖人之道力行而至之者聖也至之而能全乎時中之道者非聖也智也由夫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乎的者爾射者之力也其中乎的者非爾射者之力也巧也巧以運乎力而後爲善射智以神乎聖而後爲全德孔子乃巧力兼全者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故但能就偏端以造其極而不能恰中乎時以爲造也此孔子所以爲大成之聖而異乎三子歟學者可不求孔子以爲宗而由智以入聖哉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

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己之所爲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章見爵祿爲帝王公天下之大典不容兼併僭竊重天子二字當時諸侯不復有天子故特揭出天子二字爲班爵祿之主章內四稱天子凡一爵一祿莫不出于天子之所制二字俱要提起講見名分凜然不可干品秩截然不可亂以見今之兼併僭竊大背立法之初班爵祿是封建事而末微及于井田蓋井田封建相爲維持故祿養耕食相爲參酌然因庶人之祿而帶言之宜輕看○大凡爵祿原天下之公雖然其權必一秉于王者臣下不可竊也奈春秋之世王室凌夷諸侯僭擬而爵紊甚等兼併而祿非其初上皆恬然安之下皆習慣而忘之者多矣獨有衛人北宮錡者有心世道疑其非古而問曰周室之初其班次君臣之爵與祿也尊卑厚薄如之何孟子曰初制甚詳子若欲我言其詳則去古已遠固不可得而聞也何也其詳載于典籍必籍在而後制可攷無如當今諸侯僭竊兼併惡先王爵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

祿之制有害于己之所為而皆滅去其典籍是以無所攷而知也然而籍雖去猶有不使之盡去者則幸有軻在也軻于幾編所遺故老所傳之一二為之旁搜博採因文推類因言度義其制之要領所在為大略者則嘗聞之也以班爵之略言之其爵之等不一要皆操于天子而爵即始于天子父天毋地而為之子者天子也天下之大統于一故惟天子為極貴而自為一位天子之位定而天子以下之位無不定矣其爵位盛大以無私為德者公也其斥堠于外以君人為德者侯也其才足以長人者伯也則各為一位其德足以養人者曰子德足以安人者曰男則同一位凡此五等則班于天下者也至一國之中其爵之等亦不一而必統于尊則君是也天子君于王畿公侯伯子男君于列國出命令以正衆而各自為一位君之位定而君以下之位無不定矣其其理國事知進退而道上達者卿也其智足

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三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

以師人者大夫也其才足以事人者士也而士之中有上士有中士有下士各爲一位凡此六等則班于國中者也以班祿云天下之略言之祿之厚薄一因乎爵之尊卑而祿出于地祿有厚薄則分地有多寡其制亦自天子始天子最尊用繁故其地則方廣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公侯卑于天子用不甚繁故其地得天子千里之一而百里焉不百里無以守宗廟之典籍伯又卑故其地止廣七十里子男又卑故其地止廣五十里凡此四等四等之外又有地不足五十里其貢賦有限則朝覲會同不能自達于天子而附于大國之諸侯以治民之功通于天子曰附庸天子公天下而不爲私如此其班祿于王畿之略則何如天子之祿厚則天子之卿以下若大夫若元士雖非諸侯而爲天子分治于內猶諸侯之分治于外其功同也則所以祿之者亦不得獨異其受采地而食其所入則卿視侯享百里

敬業堂

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

內公田之賦。大夫視伯、享七十里內公田之賦。元士視子男、享五十里內公田之賦。內臣外臣一體相視、亦王者至公之心也。其班祿于侯國之略則何如。公侯之國爲大國、其地方百里、中凡君卿大夫士及庶人在官爲府史胥徒之吏者、其祿皆取諸此焉。而君最尊、用最繁、其臣之所得比者、故卿止得君十分之一、而君十卿祿焉。以卿較之大夫、則四倍之焉。以大夫較之士、則職既不甚相遠、而設官又多、故其祿只加倍而已。由此上士之祿亦只倍于中士、中士之祿亦只倍于下士。下士之下則惟庶人在官者而已。庶人在官者、雖不得與士同尊、而亦得與士同祿。但士則受田百畝、而庶人但受祿于官、如田之入。其祿之數、僅取足以代其耕而已。蓋彼從田間來、不得耕、故準乎耕耳。伯爲次國、其地方七十里、中君卿大夫士及在官之庶人、皆仰給于此焉。故君之祿亦十倍于卿、卿祿則止三倍于大夫、上士

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八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

亦一倍于上士上士亦一倍于中士中士亦一倍于下士下士亦與庶人在官者同祿其數亦僅取足以代其耕也子男爲小國其地方五十里中君卿大夫士庶人之祿亦皆仰給于此故君祿亦十倍于卿焉卿祿僅二大夫大夫亦倍上士上士亦倍中士中士亦倍下士下士亦與庶人在官者同祿其數亦僅取足以代其耕也統觀卿以上之祿其祿寖厚苟不爲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下之祿其祿寖薄苟亦爲之殺則臣之所養又不能自給故于等之國由卿而上由大夫而下有隆不減之分耳然而下士之祿其田百畝則一定者也庶人在官之祿則無定者也蓋事有煩簡苟槩以百畝之祿予之則勞者無所勸逸者無所懲矣先王于是一以耕者計之彼耕者之田每一夫百畝佃田百畝而加之糞糞多者力勤是爲上農夫其所收多可以食養九人上次可食八人中等者可食七人

四人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爲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

中次可食六人其最瘠而爲下等者止可食五人所收漸薄則所養漸少農夫之耕然也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于官亦以是五等爲差等事最煩者予以九人之食其餘以次而降至事最簡者亦不失五人之供所謂祿之代耕者如此合而觀之可見先王之班爵祿也其定分也甚嚴其分土也甚均其居內也甚重其制外也甚周封建井田莫不盡善而教化亦行乎其中所以上下相維尊卑相安而天下長治也吾所聞班爵祿之略如此今諸侯縱能去其籍而嘗能并去吾所聞之略哉北宮錡能致其略而參酌之使後有興者亦何難復睹周室之盛也

此章言友德者不可挾貴通章友德不挾貴句下俱發明之五人子思顏般亥唐舜德不同而同爲有德獻子忠公平公帝堯雖其禮遇尊敬之不同而同歸于不挾貴末節摘出義字見位非獨重德非獨輕所以不可挾挾不必驕人即有自負能下賢

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

之意便是挾獻子節不重五人能忘人之勢只重獻子樂與忘己之勢者友便見能自忘其勢師友總是友德不必偏重王順何是輕帶勿說壞乎公節然終于此以下乃示人以王公尊賢之則非貶乎公迭爲賓主重堯爲主而舜爲賓亦饗舜重在忘分不重在食上友匹夫友字要看只論友道之不可挾非舖張堯舜相遇之盛末節總結上重尊賢一邊語乎意側○世主名爲好賢往往挾貴驕人而不能相與有成故孟子于萬章之問友而明其義以示天下焉萬章曰敢問交朋友之道何如孟子曰交友之道必欲其下禮欲其恭不必挾己年長而與人友不挾己貴勢而與人友不挾己之兄弟有富貴者而與人友何故不挾盖以友也者友愛其人之德以爲我進德之資也天下無有加于德之上者若有自恃其所有之心而不能忘則志驕氣盈取友之意不誠賢者不與之爲友矣德何所資以有成故長貴

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

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兄弟皆不可以有挾也而三者之中惟挾貴爲更不可只觀諸古人之交友而可見人之尊貴者下而大夫上而國君又上而天子貴雖不同而莫不欲取資乎有德之人以成己之德古人深知此意故其友德最爲誠敬如孟獻子百乘之家之貴也而有賢友五人焉一曰樂正裘一曰牧仲其餘三人則予偶忘其姓名矣彼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固結爲友也相敬相愛與爲歡摩而非敢輕視之何以與爲友正以五人能以德自重不動心于勢利無獻子之家者也借使此五人者其心亦有獻子之家則獻子方且賤之不與之爲友矣獻子爲其能忘勢而與友則獻子之自忘其勢已不待言此眞爲德而友而百乘之貴非所挾矣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而不挾者亦有之費邑惠公曰交友之道因人而施今吾于子思之大賢則師事之矣以其德足刑于吾也吾于顏般之次賢則友資之矣以其德

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

足以切磋吾也若王順長息則其才不過足以任使令而奉事我者耳豈敢與子思顏般一例而同視哉即惠公之言觀之可見其所友以德而小國之貴非所挾矣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其不挾也亦有之晉平公之于亥唐也嘗慕其賢而造其廬執禮甚恭奉命唯謹必唐言入公則入不云入不敢遽入也唐云坐公則坐不云坐不敢遽坐也坐久而唐留公食必唐云食公則食不云食不敢遽食也貧士之食大抵蔬食菜羹多耳以公而食之焉能飽然雖至薄而公食之未嘗不飽蓋公敬賢之至恐不飽則非薄其食而慢賢矣故其心畏懼而不敢不飽也其尊之可謂已至然惜乎其終於此而已矣何也平公王公也王公之尊賢不比士士無用人之權故僅如此尊禮而已足王公有用人之權則必登之位授之職養之祿蓋此位也職也祿也皆天設之以公之賢者也今平公弗與共天位以

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以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

官之治天職以任之食天祿以養之使賢者道不得行而無以遂其志則雖奉命唯謹但不過如士之尊賢徒虛文而已非王公之尊賢也乃其意同知有德而友之而大國之貴非所挾矣進而上之則又有堯之于舜者昔舜自歷山時上而見帝帝妻之二女以舜為甥館于貳室則舜固饗堯之食矣而堯亦嘗就其館而饗舜之食其館舜也是舜為賓而堯為主其饗舜也又堯為賓而舜為主其交迭為賓主也如此夫堯天子也舜匹夫也貴賤懸絕帝乃略尊卑之分而修賓主之歡是堯直以天子之貴而友匹夫之賤也蓋惟舜之德極其至故不敢自挾其貴而如是以為友耳此眞不挾之至而更出乎國君之上焉歷觀古人不挾貴而友德如此夫豈不合于義而為之哉只為天下有分位以崇體郎有道德以輔仁皆不可不敬也今日人君但知下當敬上而不知上亦當敬下每自恃其貴而不肯下賢殊

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爲詘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爲僭此堯舜所以爲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

孟子曰恭也

不知上只有貴而不能有德下則有德而足以資貴則貴非獨尊而賢非獨卑故有時乘權御衆則用下敬上謂之貴貴固義所當然有時輔世長民則用上敬下謂之尊賢亦義所當然尊賢之與貴貴事雖不同而言乎義則一也惟義一故古人之友德者必致敬盡禮于賢而不敢挾貴友道之所以獨隆于古耳今之貴者大抵皆不明于此義挾其貴以爲友而敬禮無實何足以言友哉

此章見交際是行道之機會不恭而卻則絶行道之機故孟子受而不卻爲道也如孔子獵較從俗是爲道行可仕而際可公養亦仕只是爲道萬章見時主已不能行吾道徒取此不義之物以交際有不妨卻之之意在言下孟子見時主尚有此敬賢之心是亦機會有不欲卻之之意在言下前五節反覆論交際可受之義而折衷于孔子後二節因論孔子可仕之義亦所以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

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

此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爲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

明交際可受之意交際暗指諸侯下交說恭字有尊道意指之言與何心也相應便見當受了何哉言卻之亦是廉以持己何便道是不恭以是爲是字兼心與貌說計其義不義是心卻之是貌其所取之數語亦是心卻萬章認是辭卻故又有以心卻之一問上節言不當卻此節言不必卻交際只一般道是大綱禮是節目亦有合道而不合于禮者故分言之先以孔子爲証見其可受意且漫說孔子得中道禦人節輕遞過以起下節論斷是章發問本意有王者作三句言其于法有可容是就法度上辨其非眞盜非其有二句言其于理未甚害是就義理上辨其非眞盜此二段平看總是辨其猶禦之非應上取民猶禦意孔子仕于魯以下見明其可受賜應上君子受之意又引孔子見辭受當以孔子爲宗孔子亦獵較者不遽變之先正祭器不以與食供者變之有其道此正大聖人作用妙處爲之兆就漸

之爲不恭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章以爲彼旣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開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贐開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

書推開說不得復承獵較言盖所正在簿書而其心之所欲正者不止于是變至道爲東周皆兆朕于此兆足以行四句要玩而後字見不得已而去其戀戀于事道者未嘗忘也末句不專指去魯說末節重見行可三句而三句中在孔子又重見行可總發明孔子事道之心際可公養亦是冀其萬一行道處以足行可意孟子引來又以見孔子亦有際可公養以爲仕則今之交際何可固卻以絕行道之機又似重際可公養總見得孔子家法。聖賢處世辭受不可不嚴致失廉潔之節而至于爲行道計則當人君之交際又不可太峻致絕行道之機于孟子之論交際可見爲萬章見孟子不仕人國而猶受其交際疑爲非義故問曰敢問當今諸侯以禮儀幣帛與賢人相交際其心果何心也孟子曰人君之心仰慕賢者之道而恭敬之無以自伸其敬乃假借此交際之禮以表其恭敬之心也章曰交際固爲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爲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

恭矣而辭讓亦爲恭乃有自守廉潔之士不肯受其交際始而卻之繼而固卻之則彼餽者便以爲傲慢而不恭于吾此何故哉廉隅謹飭者反爲不恭將貪財縱恣者反爲恭乎是不可解矣孟子曰凡人之處餽未有無故而卻者彼賢人賤者也諸侯尊者也尊者且不自恃其尊顧恭吾而賜之以幣帛自宜報之以恭敬而受之乃必竊計其賜之所從來而曰其所以取此物者合于義乎抑不義乎必義而後乃受之不然則卻之矣是未免刻薄之意鄙其物而輕其人也以是之故曰爲不恭故君子當此可受則受之而勿卻也章曰計其不義即爲不恭然不義而不御又失廉節于此而兩全之有一法焉請無以言辭顯然卻之而以心隱然御之自度曰是物乃不義而取諸民者無可受之理而外姑託他辭以無受則在吾無不義之汚在彼無不恭之嫌不亦可乎孟子曰直言以御嫌于徑遂而不遂托以他

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暋無凡民二字譈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譈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

殷受至爲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爲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爲衍文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

詞亦易予詭譎而不情不可也葢交際之道原不必計其所從來但論其今日之交接何如耳其交也以道而非出于無名其接也以禮而不失之苟簡斯爲得禮義之中正無論他人不敢爲不近人情之卑即大聖如孔子亦槩其來意而受之矣何以郤爲哉章曰若不問其從來而但觀其交際設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亦以道其餽也亦以禮斯可受其禦人所得之物與曰不可康誥有言曰殺其人矣而復顛越其人之尸于以奪其貨物閔頑不知畏死則凡民莫不譈怨之由書言觀之則禦人之盜王法所不容是不待教戒而當即誅之者也夫此誅禦之法三代相授受而守之不待辭令教戒而後誅也今其法猶顯然明烈如之何其可受之章曰禦固不可受矣今之諸侯其取之于民也橫暴不義猶夫禦也苟善其外之禮以交際矣斯君子受之知禦人之不義而不知猶禦之非義其何說以

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

比迹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

自解也敢問曰諸侯之取民而比之禦未免太甚夫必不待教而即誅乃真禦人之盜耳至今諸侯之取民而橫暴不義子以為今日設有王者作明正典刑將比合今之諸侯而盡誅之乎其先教戒之終不改過而後誅之乎知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也則與禦人之不待教者不同矣豈真即列于盜也夫取貴合義不可取一不義故人謂非其所當有而取之者即同于盜這此乃充滿不義之類至于義之極精極微盡頭處而極言之見為取非有之小與禦人之盜均之有害于義耳非便以為真盜也既非真盜則君子之受其禮際何不可者獨不見孔子之事乎古今能盡義者莫如孔子乃昔孔子之仕于魯也魯人向來相與田獵輒較奪禽獸以供祭祀之用孔子當時亦不去禁止而聽其獵較如故夫孔子禮義之宗彼獵較亦取物之不以禮者孔子猶以為可從而從之況諸侯之賜交以道接以禮乃得

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
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爲眞盜
其謂非有而取爲盜者乃推其
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
極言之耳非便以爲眞盜也然
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
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
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
猶或可從況受其賜何爲不可
于獵較未詳趙氏以爲田獵相
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
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爲獵而較

讓以將之者其與爭競以取之者遠矣而反不可受其賜乎曰
然則孔子之仕也不以行道爲事與曰事道也章曰既以行道
爲事則獵較者非道中之事宜在所革者奚爲從俗而爲之乎
孟子曰孔子于從俗之中自有變俗之用夫變俗有漸一時盡
欲更張則人心驚駭反致紛擾故但定其法制外爲順俗之迹
而陰收變俗之功方爲善于變者今魯人獵較以祭者因祭無
定器籩無常品也故孔子先以薄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
以魯境四方珍禽奇獸難繼之食物供給充實薄書所正之祭
品中則其本正矣本正則末稍細故因爭奪而無所用之久將
不禁而自廢此孔子之暫從乎俗正所以爲變俗計也非事道
而何章曰如此則孔子所爲非其本意乃不得已而暫爲此權
宜之事耳自宜守正而去而竟不去奚爲也孟子曰孔子所以
不去者蓋有故焉當時皆疑孔子之道爲迂濶難行使過乎嚴

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爲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

峻則人愈疑而終無得行其道之日故凡仕其國安其俗小試行道之端兆以示人使知吾道原近乎人情隨試輒效並非迂濶而難行者于是人競樂行吾道未可知也若其兆人既見爲可行矣而究不能遂行之則終無行機而後從而去之則彼自安亂我無負歉未去非貪位決去非潰視孔子所爲如是是以其一生雖周流不倦而未嘗有所終三年淹留于一國也夫其留也以爲行道計而非苟留其去也以道終不行故而非苟去孔子始終爲道而已矣何疑焉且孔子事道之心不特見于仕魯時也夫孔子之仕本欲見道之可行而仕然使必見有可行而後仕則道終難行矣故卽未可行而苟有可行之機不恤委曲以從焉雖其仕不一轍而總之皆爲道之深心有見其道可行而仕者固爲道卽有道未可行而但能接遇以禮遂受其禮遇雖非卽仕亦所以爲將來仕而行道之地則亦一仕之道也

物實之夫雖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

有君公但知祿養賢者遂就其養雖非即仕亦所以為將來仕而行道之地此又仕之一道也見行可之仕于何見之則於季桓子見之桓子薦孔子于魯君定公使為司寇攝行相事是也際可之仕於何見之則於衛靈公見之公養之仕於何見之則於衛孝公見之孔子之仕大槩有此三者亦何嘗為已甚哉夫交際之仕孔子有之則夫交際之不卻者豈特為不恭計直欲因此以為行道計如孔子之於見行可之外又有際可公養之仕耶而又何疑于受賜耶觀孟子之言眞能得孔子之家法而辭受一當乎義者矣

此章專為為貧而仕者立訓見當世居尊富而不知行道者多藉口為貧以自解故特示以為貧而仕之法使無所藉口蓋為貧而仕則必居卑貧如抱關擊柝之類為其無行道之責言外見若居尊富則必宜以行道為事豈得藉口為貧以甘冒羞恥

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

向來翻去為貧而仕反以居尊富當行道為主者大背本文語氣不可從至不苟祿意更不重註中苟祿二字即指居尊富言其職易稱指不必行道言引孔子事着兩而已矣字者亦是不必行道意正註中所謂職易稱也並不重必求稱職之意何多誤看首節言為貧而仕乃偶然不得已而為之並非常法即是所以當居卑貧意二節遂直接居卑貧出來三節指明卑貧之職四節引証當居卑貧末節又明所以當居卑貧意何嘗有一言及于居尊富者何可以言外意作正論。孟子曰今天下知仕之道乎吾儒學成而出仕本以行道為事必能行道而後可仕此乃仕之常道寧有仕而可以為貧者乎然或當道與時違家貧親老無以自給必固守饑寒將置親于何地非孝道矣故不得已而違權通變且就一官半職博升斗之祿以供朝夕此為為貧而仕亦君子所不免也但時而為貧非仕之常乃偶

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强爲之説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

仕本爲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爲祿仕者如娶妻本爲繼嗣而亦有爲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饋養者

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爲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

然時乎有此仕耶猶夫人之娶妻本爲繼嗣並非爲欲資其操作以奉養吾也而或自己一身不能親操井臼亦有時乎爲養而娶者境遇逼迫不得不然則亦何害乎爲貧也然則必何如而後可以爲爲貧而仕哉爵則辭其尊者而居于卑祿則辭其富者而居于貧蓋爲貧而仕止以救飢寒非以求富貴也故居卑貧而已足顧爵祿之卑貧者亦多矣其閒有職司之易稱者易稱者宜居不易稱者亦不宜居也則欲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等職方爲宜乎彼抱關之吏爵祿至卑貧而惟以擊柝爲職擊柝以守關之外並無他事其職最易稱仕者不必定于此而必不離乎此之類爲所宜居也乃或謂夫士也不仕則已仕則必置身榮顯爲吾君心膂股肱方可言仕乃不此之爲顧與抱關擊柝爲伍不亦褻朝廷羞當世之士乎哉若然則宜莫如孔子乃以孔子之大聖人而考其當時嘗爲主倉廩委積之吏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

抱關擊柝

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為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矣又嘗為主車乘于田野之吏矣並不鄙為卑貧而薄之此何故哉其意以為會計聚出入之米粟而計之確當多寡之數而一差誤即已稱委吏之職而無他事矣又意以為牧養牛羊更肥茁強壯而長盛即已稱乘田之職而無他事矣故勿鄙而為之也可見以孔子為貧而仕其所居止可如此此正抱關擊柝之類況下于孔子者可不以孔子為法而鄙夷卑貧乎哉夫孔子何為而曰會計當牛羊長而即可已也蓋以位卑則無行道之責居高又非行道之時處此時勢而若高言下徽胡事則有越位之明罪既不妨緘默以自全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能行則有竊祿之隱恥又不可以家貧而自諉是以不居尊富而居卑貧則雖緘默自全而世不以吾為廢道雖資祿救貧而吾不自失其廉恥此則孔子曰而已矣之意也所謂為貧而仕之道如此此為貧而仕必居卑貧專為可以不必行道則決居尊富

此孔子之爲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爲賤官不以爲辱者所謂爲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以出位爲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爲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爲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爲貧者不

者必當以行道爲事矣不然亦藉口于爲貧但知保位固寵朝廷雖無明罪貪彭實多隱恥將爲爲貧而仕者所竊笑也其可乎哉

此章言惟士自待之重故人君禮之當盡通章只重能養能舉而尤重能舉前三節言士之所以自待君而賤之既不敢上同于君又何敢下同于臣後三節言君之所以待士君而賢之則不獨當有養之之道尤當有舉之之道能養則不必借名于周能舉則不必借名于養故終之以唐虞示則然前後雖有自待待士之分而實責重在君待士上不敢託以名分言是不敢比君不敢受賜以職分言是不敢比臣賜之卽託字意託與賜類皆祿有常數周與餽類皆與無常數須分別清楚上位乃上指之位非天子之位○士人抱道在躬出與諸侯相交原欲叢其舉而加諸上位以行道濟時並非以爲餽養也然人君而能養

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士無爵土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賢則雖未能舉猶有行道之幾可望若以甚卑于諸侯之士未為其臣而受其常祿則非為踰分即是素餐其何可辭故孟子生平傳食諸侯但受餽而不受祿萬章從遊有年亦何難明于此而猶疑既可受餽何妨并受祿而託諸侯問曰士雖不行其道而託于諸侯以自養宜若可也乃不託于諸侯何也孟子曰心有所不敢也天下人各有名分不可妄干惟諸侯之視諸侯其爵雖有五等之殊而其實則皆國君國君本有爵土不幸失國而出奔各國則其國君以廩餼養之謂之寄公兩君相恤是禮之所宜也若士則至微者其視諸侯之貴懸絕矣本無爵土若自比于諸侯而託之則大為僭越非禮之宜故不敢也章曰士固不敢託諸侯矣君若餽之以粟則受之乎曰受之章曰餽與託相似不託而受餽是何義也曰此安守為氓之義蓋君之于氓也固當賙恤其空乏今士雖有道而未為其臣則亦氓耳

周救也視其乏之則周䘏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

君以待民之禮餽之則士亦以民之禮自處而受之矣此有受之義耳章曰周與賜皆出于君似乎受則俱可受不受則俱可不受今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又何義也曰心有所不敢也曰敢問其所以不敢者何也曰周無常數賜有常數有常數者所以待有常職之臣如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則有功可報乃以食于上若士則未仕為臣而何為民者無常職可盡則但可守民之分而受無數之周救若見賜于上而受有常職之祿是混同于臣便為無功食祿干名犯分放肆不恭人將議之已亦恥之故不敢為也此士自處之道當然矣章曰君餽之既可受之則不識所餽者可常繼乎曰君之餽賢固不可不繼然亦顧其所以繼之者如何耳昔魯穆公之于子思也亟命使[illegible]其安否亟命使者餽以鼎肉子思于其卒後之餽也有所不安于心麾使者于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始吾意[illegible]

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摽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伋言不以人禮待已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官來致餽也

爲以人禮待伋今而後知君不以人禮待伋而直以待犬馬者待伋絕無愛敬之實心矣蓋自是以後繆公以亟餽爲非禮恐得罪于子思而遂不敢復令臺官來致餽也夫賢人就君之養原以望其能因此而舉之能舉方盡悅賢之道若第以養爲事也今繆公于子思而亟問亟餽徒知慕悅夫賢不能舉而用之已非賢者之心矣及養之而始餽之無道繼并無其餽是又不能養也有悅賢之虛文而無悅賢之實意可謂之悅賢乎此可見餽可常繼而繼之亦必以禮焉章曰敢問夫子國君于賢亟餽既不可無餽又不可然則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能養矣曰始有餽以君命將之君子則再拜稽首而受以禮相重其後倉廩之吏繼其粟將盡復送庖宰之人繼其肉將盡復餽不復以君命將之欲使賢者不答以煩所以優之是則養賢之道也彼子思所以不悅繆公者其心以爲此不過鼎肉之微非有

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況又不能養乎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

重大之賜乃數餽傳命使己僕僕煩勞亟拜以報禮也是慢侮賢人非優禮以養君子之道故不受耳雖然國君悅賢僅能養豈遂足以盡重君子之道哉蓋君子本欲行道非爲能養而久居其國觀昔堯之尊賢而可見堯之子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凡百官牛羊倉廩皆備以養舜于畎畝之中則廩人繼粟庖人繼肉又不足言矣後又舉而加諸上相之位既能養又能舉悅賢之道盡矣吾昔嘗曰王公自有王公之尊賢爲此故也今之君子非必舉其君相待如舜而志在行道非加諸上位不可乃今之人君既不能以此待士則士亦終以恨自待耳其敢託于諸侯受其賜而擬君僭臣乎哉可見爲士者欲諸侯待之重何可不先重以自待士惟自待之重則人君何可不極重以待士哉

此章言士別于臣能以禮義自守且不可往見又何可往名還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爲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鶩

章只在見不義一句盡之以下至末皆申明此意君欲見一節是不在正義下二節引証以明之子思是正証明君不可名賢虞人是借說明賢不可赴名惟君不可名故賢不可赴串下非平証若在名不惟有愧于子思且出虞人下矣後來發出禮義門戶能由出入乃所以不可名之故發足爲其賢節意辨孔子節見士臣之別正禮義之將中處不敢見內兼末名不自往既名不在名一義欲見與名役不同名役爲其力欲見非爲其力此節見字在名上說在役不在見只作一人說只一名字生出下文許多議論全在彼不可名上見我不可往說禮又說不義義之當處即禮不守禮而往見即是不義多聞以所知言賢以行言事字映上師字友字照出名字德字兼多聞與賢何敢與君友暗映上往役一句奚可與我友暗映上往見一句側重奚可句敢問虞人節借虞人爲士作客復借庶人士大夫爲虞人

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

作客當以虞人為主備言之以明旌之不可槩用自繆公亟見至節末為一段歸重而況可召一句自景公田至第五節末為一段歸重况乎不賢人之招一句餘俱輕看世無招不賢人之物招之便是以不賢待之故曰不賢人之招義路禮門自君子而言不必以見賢上言是泛說不專主出處言然重不往見之義守不傳贄之禮尤其大綱曰門曰路見禮義不是孤特峻絕的道理乃天下所共由共出入者引詩只重君子句發明上惟君子三字孔子非與句萬章非疑孔子乃終疑不往見之為未是曰當仕有官職則非草莽市井之臣曰非名士而名官則非為其多聞與賢故當應召。從來禮義無人而可離士無官守只當守士之禮義乃萬章不知此義而問曰士以行道為志則當以得君為急乃今之為士竟不肯往見諸侯推其意必自以為義所當然然如是拘守常經則道何由得行似亦未盡合義

賢而名之也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

敢問夫子不識果何義也孟子曰士既委贄爲臣則朝文主盡使令然後可見諸侯若未爲臣時雖萃士皆臣在國都者曰市井之臣在野居者曰草莽之臣而實與朝廷之臣不同合市井草莽而皆謂之庶人而已庶人不曾傳贄相見賓又君之歲事而爲臣則當守爲庶人之分不敢君未欲見而先自往見之義見而遂順其欲而往見此乃士人之禮也無敢見之禮則往可見之義矣何疑焉章曰士既與庶人等不敢往見則凡有君命皆不可往矣乃當其爲庶人也君召之使給役則往給其役君欲見之召之使來相見則不往見之同一庶人同一君命而有往有不往異爲此何意耶孟子曰凡此皆準之于義庶人以聽承貴分當給役故往役固義也庶人非臣而往召而見則犯分踰禮爲不義故不可往見也然欲知士不往見之義當知君欲見士之意我且問子君之欲見士也必有所爲汝亦思何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說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為也哉章曰我固知其所為有二一是為其玄覽博學多聞于古今而能知道君可資之以為師而相與講道論治也一是為其德成行立能為高賢君可奉為儀型以輔成其德也故欲見之耳孟子曰不為其多聞則已如為其多聞也則將奉之以為師矣多聞為師則君為弟子師至尊弟子至卑世但有師命令其弟必無以弟而名師者故雖天子之貴亦必安守為弟之分以事師而不敢恃其貴勢以名師來見況卑于天子而為諸侯乎不為其賢則已如為其賢也則君將先屈已以就見夫賢求其一出以為我興道致治我未聞既心慕其賢而欲見之而又傲慢不恭召之來見賢顧肯枉已徇人而見之也欲知不可召見之義觀于昔子思之事而可見魯繆公亟見子思曰千乘之國其君至貴士至賤也乃寡人聞之古有千乘之國之君不敢自恃其貴以下而與士為交友可謂忘分下交者矣子以其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
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
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
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爲旂
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
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
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

君爲何如蓋隱以自況也子思不悅其言而曰聞古之人有言曰君子士但當待以師禮奉事之以爲云乎豈如君曰平等相交友之以爲云乎子思之言如此吾試推其爲是言之心豈不曰天下最重惟德非位之所可敵設不論德而以位爲尊則子君也我臣也臣至卑何敢越分而與至尊之君爲友若不論位而以德爲尊則我師也子爲弟但當北面受教以事我者也奚可以弟之卑而與我爲友今外爲尊德而內自恃其位欲以能友爲矜誇我豈肯與之爲友也其意蓋如此夫以繆公千乘之國之貴而下與子思一介之士求爲友此亦可謂好賢矣彼名賢而見之者高出一籌宜乎子思鄙其意使得友矣而猶且不悅爲是云以拒之蓋不可得而友也而况名士而使之往見則慢賢之至矣而欲見賢者反可爲與君不可召士則士卽不可往召觀于虞人事而可見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虞人守分

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

不至景公怒將殺之孔子賢之曰志士固窮不忘死在溝壑勇士輕生不忘喪其元首孔子奚取于虞人而以志士勇士美之哉取夫旌也者非虞人本分之所招而能守死不往也虞人賤官且有志節如此苟士而往名是枉已徇人甘喪志節並虞人之不若矣豈特不如子思而已哉章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招虞人必以皮冠以其所有事也由虞人而盡言之則人不同而所招各異亦如虞人之自有其分一般欲招庶人則止以旃旃質素無文猶庶人之未有文采也而並不以旌欲招士亦止以旂以旂上交龍能變化猶士之能變化也而亦不以旌然則旌固孰得而以之爲招哉其惟大夫而後可以旌干析羽爲文采由士至大夫則變化而成文明矣而謂旌可以招虞人乎天下或以賤招貴是輕賤我而不屑往招者有之若虞人至賤也旌至貴也今以大夫至貴之招招至賤之虞人是尊重之而非輕

子所履小人所視
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賤之虞人何不可往而猶且以死自守不敢以賤冒貴而往則以此推之庶人設有人焉以貴于庶人為士之招招庶人之賤吾知庶人亦猶虞人之死不往耳豈敢以賤冒貴過其分而往哉夫以貴招賤賤人尚不敢往況乎召賢來見是役屬小民不賢人之招也以不賢人至賤之招招至貴之賢人是屈其節矣而反可以之為招乎不可招則斷不可往矣此不往見諸侯者以為士之義也是故國君欲見賢人近則就見之遠則路聘之必以其道舍此而名之為不以其道則已絕賢人進見之路猶夫人欲其人之入我室而反閉之門也何自使彼入其室則賢又豈肯往見而棄其禮義哉夫義與禮非孤特虛設之道理義為行事之宜一措足而不容離如大路之平正通達而可由也禮為範身之節一動容而不可越如門之端整緊要而可出入也人人有是路即人人所能由而又不可不由者乃天下小人

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爲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往往不能由之惟君子則能見之明守之定而由之人人有是門即人人所能出入而又不可不出入者乃天下小人往往不能出入之惟君子則能見之明守之固而出入之此君子所以能爲人之表率耳詩有云周道之平如砥其直如矢此平直之周道乃在上之君子所爲踐履在下之小人所視效者此正吾所謂惟君子能由是路之謂也而能出入是門從可知已君子動必以禮義如此而人君顧可欲見賢人而不以禮義乎章曰彼孔子禮義之宗也其所爲自必有是而無非乃其當年暫君命來召即不俟駕而行今若以夫子所云不往見之禮律之然則孔子之急于往召爲非禮非義與如其不然恐不往召者終有所未安也孟子曰子安得以孔子律夫士凡人各有所當孔子所以不俟駕者正當仕于魯時也仕則有官所職司之事在于身君即以其官召之召以官則當應以官孔子安得而不速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

往若士則未當仕無官職可守有何事當為而名之無事而名之見何可往與蓋禮因義起義隨時制原非一轍仕則以赴名為禮義未仕則以不赴名為禮義不見諸侯正士之義所在也尚何疑焉章聞士臣各別之說乃知孟子之不見諸侯眞為得禮義之中正如孔子者矣

此章見善量無窮而友善者亦當與為無窮通章以未足二字為關鍵欲極友善之量全在心之不自滿足而又須先從自己身上做根基我之識見器量能蓋乎鄉國天下抗乎古人方能志同道合而默相孚契乃可取盡古今之善鄉國天下非謂我之善已能蓋之然後去友只是識見高器量大耳不然何必復要去友尚論亦在論世知人而不離誦讀中論以知之世謂其人一世之行事非世代之世論是論其行事之善否或善中論由不善來或不善中論出善來又論出善之至與未至來所謂

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以意逆志使古人纖悉之疵莫掩于我纖悉之善盡白于我而我因盡取爲法戒以成吾無纖疵之美德則吾與古人直與師友相取一般故曰尚友。孟子謂萬章曰吾今教汝以友善之道人欲爲善必資乎友而欲取友之善以成己之善又必視乎自己有能友之質苟無能友之質則自足之心易起遂無以廣友善之量而造其極將古今之善所遺者多矣是非在己之識見器量不爲功益人之識見有高卑器量有大小而友善者亦遂因其高卑大小而與之爲進如人在一鄉有一鄉之善士在一國有一國之善士在天下有天下之善士吾必隨其所處而盡友之始而一鄉繼而一國繼而天下則以漸而進自可日積于無窮然非吾之識見足以識一鄉一國天下之善士吾之器量足以容一鄉一國天下之善士則鄉國天下之善士未易爲吾友也故必吾之識見器量始而足以蓋一鄉爲一鄉之善士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須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而不可以不知其爲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爲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爲一世之士矣

繼而足以蓋一國爲一國之善士繼而足以蓋天下爲天下之善士矣則善士與善士方能各隨其所在而與爲識取與爲友慕與爲應求與爲規勸切磋凡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可一一漸進而友之至于友盡天下之善士則地益儘高友如是其亦足矣乎然此僅令一世之士也善不止于一世則友善之心亦豈足于一世故猶以爲未足焉何也以尚友古之人在也古之人其爲善者其爲未善者其爲善之至與未至者不計其數猶夫今之一鄉一國天下之無窮耳于是上而取古人而考論之尚論如何古人已往而其言行具于詩書其詩而誦之取其書而讀之即可于頌讀時知其人品之善若但以賭記爲頌讀而不能熟悉夫詩書中所載之人品爲何如是可爲尚論乎是何也則以名爲尚論實未嘗取古人之世而論之也蓋古人一世所行之事時異勢殊有其迹似善而究

未必盡善、其迹似不善而究未必非善者、此其原在心術、其心與迹相反者、或迹是而心非、或迹非而心是、其心與迹相合者又有不及過中之弊、其辨在微顯之間、幾微之際、而能以吾至明之識見、至大之龍量、于其人一世之行事、一一論之無徽、又且于人人一世之行事論之無遺、立乎千載之後、如身生其時、見乎千載之前、如事出乎已、如是則吾之心深契乎古人、古人之心大白于吾、而知人之至矣、由是取其善、去其不善、戒其微雜乎不善、而法其純然至善者、不啻如與鄉國天下之善士、聚于一堂、其晨夕相與者、是斷非規過勸善也、將見心心相印、經可守、而權可通、道益明而德益粹、千聖百王、盡我同心之侶矣、其友不益高尚乎、以視夫友盡天下者、僅為一世之善士、不相去遼庭哉、不然、未能論世以知人、而徒徇其迹、必將以誤視古人者、自誤其生平、非尚論以尚友之道也、友善者必上下古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葢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爲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今斟酌百王由鄉國而進之天下由天下而進之古人方爲不自滿足而能盡友善之量者矣汝其勉之

此章是論爲卿之道見先王設卿專爲輔君保國故卿當隨分盡職君當去過聽諫庶可保其位得臣心而相與有成不然卿不盡職而惟知承順容身君不知已位不足恃臣去無與輔而怙過愎諫惟以爵祿與其身自尊大爲事則俱負設卿之意而實側重在君上非爲欲聳動宣王而故作危言乃理勢之當然提出不聽二字打動齊王虛己受善之心易位去國皆以寒驕主之膽儆愎諫之心而尤重反覆之二字積誠盡力直到無可爲處然後可易位而去苟有一毫未盡不可也大過一是宛淫毒戮可坐致敗亡之類一是侈肆殘刻有履霜冰至之兆總註守經行權似宜分貼上下節爲是以君明臣良相與有終者爲守經以易位與去爲行權者恐未確○人君爲治必資大臣爲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輔而大臣之道職在陳善閉邪以相與有成乃時君不知此意而自恃其位恣行愎諫致令貴戚異姓大臣無可如何盡職無由深可浩嘆齊宣王不無犯此病孟子思有以箴之故于王一日問卿蓋問設卿之意與卿所以自盡之道也孟子欲盡言卿之職以動王故先以何卿之問問王使王知卿之不同而詳問然後可將卿之不同明告之王果有不同之疑乃從卿中分出貴戚異姓以見卿之爵同而分不同設卿原欲使之各盡其分故必兼設而不容偏廢也王于是先問貴戚之卿遂告之曰先王設卿所以輔弼大君則有過固所當諫至于貴戚之卿不但一諫而即可塞責蓋于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當與國共其安危故君有小過非不諫也但過小則尚無係于安危故雖諫而不聽猶可相安無事至有大過或荒淫毒戮或侈肆殘刻非坐致敗亡即履霜堅冰可懼有關宗社不淺則急須力諫止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疏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

之諫而不聽必須多方進說反覆開陳自必感悟使執迷拒諫終不聽從是已竭誠盡力直無可挽回矣爲貴戚者何可坐視危亡則當廢棄是君于支庶中更選賢者立以爲君而變易君位焉此非得已也蓋君爲輕宗社爲重與其危宗社孰若行廢置猶可保國延祚故不嫌于專擅而爲之此達天下之大權爲貴戚分所宜然也王係驕主平素自大蔑臣而忽聞此論不覺駭異疑爲過當近乎不臣無君故怒于心不覺形于色而勃然變其常焉孟子乃慰解之曰王以臣言爲怪異不經乎臣勸王且勿異也王既以貴戚之卿問臣臣若慮犯王之怒不以貴戚卿之正道對王是不忠敬于王矣臣心實有所不敢通非怪異不經而駭王之聽故勸王勿異耳王聞是言其勃然之色乃徐徐安定如常然後請問異姓之卿孟子曰異姓之卿其分不與貴戚同矣蓋異姓與君以義爲主不專主恩也義合則留不合

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則去臣之常道故當有過而進諫不必過之足以危亡宗社者始反覆以諫諫而不聽始即引去即無係宗社危亡之小過亦即諫諫亦必至于再三忠告善道而君終執迷不悟堅拒其言此時若依同不去則爲貪戀祿位有愧大臣之道倘不恤頑敢取辱亦失見幾之明于是卷懷而去此非急君鳴高也既已竭誠盡力亦如貴戚而挽回路絕則吾責已盡吾心無歉義所當去此守天下之大經異姓分止如是也豈敢亦妄效貴戚之易位哉卿之不同如此先王設此二等卿以共相夾輔則凡世之爲卿者何可不交盡其職爲君者更何可自蹈于過不聽諫言致使兩卿有易位去位之舉乎宜王宜知所警懼矣

孟子卷五終下